



“行走烟台”是本报针对烟台(含各县市区)本土文化、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如果你生活在烟台,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地址、联系电话,稿件一经采用,稿费从优。
新闻热线:18653588630 投稿邮箱:qlwbmxs@vip.163.com 投稿地址: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 收 邮编:264003

记着地瓜的好

扈刚

我将副刊上车洪涛《悠悠地瓜情》一文介绍给一个来自东北的后生。他读罢,说这叫“地瓜恩仇记”。我们一起说笑,我故作轻松,心里却不是滋味。在那个饥饿年代,地瓜这个不起眼的舶来薯种竟成为我们祖辈几代的主食兼副食。撑起肚皮,也伤及脾胃,所幸,那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想起老爸一句话:记着地瓜的好。他老人家当年支边到东北,辗转内蒙古、黑龙江。退休之后卸下工作担子,有大把时间打发。他闲不住,跑山采蘑菇摘野菜,种瓜种豆,可惜就种不了地瓜。东北冷,能种植地瓜的地方很有限。我们当儿女的知道老爸心结,秋后即给他分派任务:买地瓜!每接到“命令”,老爸必乐颠颠跑批发市场买回两草包地瓜。回来就展示收获:这种地瓜干面到噎人,老抗饿了。那种地瓜红瓤,稀软贼甜……地瓜只有经过晾晒才更甜,是蒸煮还是油炸,老爸自有一本地瓜经,摆弄得高兴。我们知道他由此忆起植根关里原籍的童年少年,忆起故乡的水土风物。他有时自言自语,有时停下手笑出声,有时清泪止不住流。

我来烟台打工,常能吃到地瓜。每次将蒸好的地瓜架在铁炉上烘烤,嗅着甜丝丝的味道,我就想老爸干吗呢,又摆弄上地瓜了吗?

五年前一天,母亲突然病倒。到地区医院一查,不好;弟弟妹妹带母亲又上省城复查,确诊。旋即全家齐聚天津,在肿瘤医院给母亲做手术。母亲住病房,我们兄妹轮班陪护。天津有亲戚给张罗租个房,由我负责全家伙食。老爸特意嘱咐:都上火呢,弄点地瓜吃,治治排泄不畅。我依计而行,吃不下饭,对付两块地瓜,顶饿又去火。那二十多天,可以说是地瓜救了我们全家。因救治及时,护理到位,母亲大难不死,康复效果更好着呢!

记着地瓜的好,生活更甜蜜更如意。

刘子琇与大元帅府

孙启华

位于广州珠江边的孙中山大元帅府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有一段烟台所城里望族刘子琇鲜为人知的史话。

刘子琇当年受朝廷委派任士敏土道员创办粤东士敏土厂时,为了建厂和投产曾两赴港澳学习取经。当时的粤东士敏土厂和天津士敏土厂是我国南北仅有的两座官办的水泥厂。粤东士敏土厂的主体大楼有南北二栋,中间有架空走廊相连,均为三层的意大利式房屋,灰脊瓦面双坡顶,每层都有券拱式凉廊,节竹式排水管、百叶门窗、花瓶式护栏及骑楼等明显带有岭南的建筑风格。

粤东士敏土厂于1907年建成投产。让人不意料想的是:这座水泥厂在1917-1925年间曾两次成为孙中山大元帅府,直至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作为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的大本营,孙中山的许多重大革命决策都是在大元帅府作出的。

2000年3月24日人民日报刊云:大元帅府旧址的前身为广东士敏土厂,是清代最后一间官办水泥厂。刘麟瑞是清政府委派创办水泥厂的官员,现在的北楼原是士敏土厂的办公楼。

从孙中山大元帅府回到烟台的所城里刘子琇故居,细看之下不少细节还真有异曲同工之妙。两栋建筑一南一北,相距数千里却出自同一人之手。鬼使神差之间,咱们所城里的这位烟台老乡成就了一段载入史册的佳话。

“大轱轮子”好威风



芝罘挽歌

安家正

“大轱轮子”是民间对马拉大车的称呼,又简称大车、马车。通常是主人身份的标志,没有相当经济实力的,是养不起快马大骡子的,至于有两匹牲口拉的,那就更威风了。当然,有赶车人自己就是主人,但为数很少,通常都是主人雇佣伙计赶车,即使赶自家车的,也是殷实人家。集体

经济时代,一辆大车常常是生产队的主要生产资本。饲养员和车把式都必须由贫下中农充任。李雪健饰演《青松岭》起家,而《青松岭》就是反映争夺鞭杆子的。

赶大车的无疑十分辛苦。所谓“马无夜草不肥”,要起五更,爬半夜地喂牲口;当然还得出远门,长途跋涉。搬家舍业,日夜奔波在异地他乡,但是也经多见广,练就了达观开朗的性格,不少成就了农村的能人。

旧时,大道两旁多有大车店,又叫骡马店,堪称“农村俱乐部”,是乡民普及说唱文化的主要平台。当时电视尚未普及,剧团下乡,哪怕业余剧团到来,都是喜庆大事。电影放映队进

村,银幕尚未挂起,大人孩子就早早地去占场,然而,乡民有强烈的文化需求,大车店里“说古”就不可或缺,什么《三国演义》、《封神榜》就常说常新。说者当然是业余的,说得口干舌燥也不收一分钱,但却被乡民视为“快乐宝贝”,博得比明星还强的尊敬。当年文学中没有学历的众多乡土作家都是在大车店里受到文学启蒙的,大车店是作家的摇篮。

在描写昔日胶东风情的作品中,这时常出现“苦子”(驮轿),其实也是一种马车。两头骡子以2米间距前后排列,两侧各设一根4米长杆,长杆上扎弓竹,覆以苇席,木杆上结以绳网,网上铺谷草被单,即成苦

子。可乘坐三四人,用时组装,平时拆卸。“驮轿”则是在大车上安放长方形的轿厢,只坐一二人,跑起来就格外快捷,是旧时的“高级轿车”。

大车是昔日物流的核心,在山区甚至因它而出现“土政策”,因为在山村划成分,土地收入不足为训,产量奇低,多与少皆穷,可是,有辆马车却贫富立现。一根石条在山区仅卖2角,可运到市区却卖4元,还抢不到手。逆行,则一厘火柴可换一垛山草,可以说,五六十折不扣的暴利行当,其中的剥削是显而易见的。“土改工作组”就以大轱轮子来定成分,有大车的即使土地不多,也照划“地”、“富”。

家喻户晓的蓬莱小面

刘岩

听说蓬莱小面,是从一大帮“面友”嘴里,他们对这一家赞不绝口,决心去看看。

傍晚下班挺早,就去了位于大海阳立交桥北的这家小店。店不大,门头不高,伸手可及蓝底红字的“蓬莱小面”,店里设施简单,餐桌都钉在了墙上,看得出主人为了节省空间,煞费苦心。可能不是吃饭的高峰时间,店里人不多,主人见到我,热情地问:“吃什么面?小面3块!”没有服务员,主人既是老板又是伙计。老板是个40多岁的中年人,胖乎乎的,挺精神,说话和气但很直率。“来碗小面吧!”我说,此行主要是来尝尝小面的。“嗯,你先坐吧。”老板开始忙起来,没有多余的活。

不多会,面来了,3块一碗,这么多,真便宜!我暗自庆幸,没有被宰。面条很细,不是正宗的拉面,面卤是海鲜,鱼肉也不是马步鱼,虽不比正宗的蓬莱小面那复杂的讲究,却也算得上有味道。

老板送走了客人,点上一支烟,和我聊了起来。这是他父亲留给他的房子,前些年租出去了,一年才600块钱,太少了,今年下岗了,收回来自己干。刚



开几个月,不赔,比租出去划算。我问他为什么不找个人帮忙,他说:“小买卖,找人担不起,这样我自己忙是忙点,还能挣点。早上我4点起来煮卤子,干到下午这时间基本就不干了,今天特殊情况,卤子还剩下些,卖完这些,就回家。”

问到他为什么想到要开这么一家店的时候,他爽快地说:“下岗了,没活干,在家里老人的启发下向老乡学了这手艺,还交学费了呢!这店,不

用花大钱开,赚的是辛苦钱,不比给公家干得清闲!你看啊,我的这些鱼肉,小黄鱼一类的小杂鱼,是我自己晒着扒出来的,香椿也是我自己腌的,味道怎么样?早年间鱼肉是上好的马步鱼,现在买不起啦!”看着老板忙碌后的歇息,感到一种彻底的放松,能够体会到他的惬意和自足,这就是他的日子。

蓬莱小面在烟台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名小吃了,有关它的

传说、它的讲究不胜枚举,但这家小店怎么也算不得正宗,口味算不得地道,但是老板以他现在的目光对小面进行了一些更新,采用了一些新的调料和方法,给了小面一种新的味道。传承地道的文化固然可贵,但是谁能否认以此为基础不能创造出新的口味、新的品牌呢?更重要的是,它在这里让勤勤恳恳的人有了一份生计,得以谋生,我想这也许就是名吃之于百姓的重要之处吧?

莱州磨盘街

姜娜

闲暇散步,我喜欢穿行那条磨盘街。从莱州市府东街门诊南进入右拐,磨盘铺就的街面,立即映入眼帘。

街面并不宽,东西不过二三米,南北长约200米,风雨的洗礼和车马的碾压,使得路面光滑发亮。老人们讲,磨盘街其实并不为莱州所独有,蓬

莱、龙口、招远等地也有类似的街道。据说古时,这几个县市曾做过大量军需供应。战争过后,这些用于军粮加工的石磨闲置下来,有的被百姓家用,有的就铺在巷子里作了路面。

街面以东,是红瓦白墙的老宅。这些传统的三合院、四合院,朴实厚拙、规规整整,像极了胶东人淳朴敦厚的性格。若是街门敞开,就能看到庭院

里的红花绿草、奇石怪树。还有的人家,讲究得很,在门口的

位置修砌了工艺考究的照壁,上有精美雕饰。有的书以倒写的“福”字,取其“福到”之谐音;有的是麒麟、松鹤瑞兽图,还有的镶嵌了情感饱满的吉祥颂语。每当人们经过宅门,就会感受到或是庄严、或是雅静的气氛。

街的西侧是一面白灰的墙,墙边长有几棵高大的梧桐树。春天的时候,梧桐树不叶而花,散发出微微的清香。那淡紫色的花,像一支支长筒喇叭,起劲地吹响春曲,直引得老宅的门楼上爬满了碧绿的忍冬,梧桐这才慌忙抽出碧绿的叶片,一起妆点这个明媚的春天。天那么亮、那么暖,换下冬装的人们迈着轻快的脚步,在磨盘街上来往、进出;春阳洒下斑驳光影,影子由渐

短,再长到黑黑的,黑得看不见人的夜里……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春去秋来,梧桐叶铺满了磨盘街,农人把它投到炉灶里做了缕缕青烟。夕阳斜照,踏着磨盘街回家,嗅闻着空气里飘荡的烟火味道,胡同里静谧而温馨,漂泊的心灵触到了遥远的记忆,仿佛是回到了几时的故乡。那守在门口的黑狗,温顺地趴在地上,看着我由远及近却乖巧地一声不吠,直到我这个熟悉而又毫不相干的路人远去。但是,远去的,又岂只是我呢?流逝的岁月里,磨盘街上又曾有过多少匆匆的过客呢?红尘滚滚,不定沉浮,曾经的一切都湮没于历史的硝烟里,只有这条磨盘街,历经风雨保存至今,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千年……

